

为了全面展示 2020 年公益事业的发展图景, 探讨第三次分配下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之路, 2020 中国公益年会设置了四大篇章, 分别是‘政策指引的鼎力推动’‘社会治理的深入参与’‘企业担当的集体奋进’‘个体善意的全面迸发’, 来自企业、基金会、行业组织、高校等不同机构的公益践行者、观察者, 分享和探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不同主体在公益事业中的行为和价值。

## 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 数字化时代商业向善的经济逻辑



如果说今年年度经济的高光词语非“数字化”莫属, 那么, 年度最有温度的词语一定是“公益”二字。

数字化与公益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基因关联呢?

首先, 开源是如今数字化时代的竞争方式。所谓开源, 就是开放源代码, 将自己开发出来的代码、算法、工具、方法等, 更多地向社会开放, 延展其应用。

在此基础上, 如果后来者在源代码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代码、应用等, 也能遵守开源的原则, 继续向更多的人、更多的场景、更多的前端应用再开源, 这就如同中国的成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使得这个开源体系就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今天, 数字化时代许多最有用的前端场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都实现了开源, 使得创新无阻, 大大降低了社会成本。

其次, 如今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已经替代了过去物理性的基础设施。疫情以来, 我们发现所有的人员信息可以用健康码、行程码记载, 使得相关服务的成本大大降低, 效能大大增强。线上医疗和线上教育也实现了及时的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今天, 我们发现基于云计算逻辑的开发工具突然免费向我们迎面走来, 创新性的公司并不需要购置硬件, 并不需要系统性的软件

工程师做初始开发。原来我们说“拔一毛而利天下”, 现在“毫毛都不拔而利天下”, 这是所有经济领域和企业界当中天然的公益性基本决策思维。为什么不向社会贡献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源代码? 一定会的。因为后来者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 使更多的人就业, 创造出更多的 GDP 和税收。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时代, 一家创新企业的正外部性往往大于负外部性, 因为低成本造就了更多创新, 创新越多、越服务于社会, 社会就可以在较低的资源成本、在所谓的经济资源最优配置下得到最佳的发展。当全社会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人类浪费得越少, 向自然和社会索取的其他要素就会越小, 这是它最大的正外部性。正外部性体现出对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资源节约的最大价值发挥。

第三, 今天我们考察一个经济体是否发达, 主要是看服务业

在其 GDP 中的比重。服务业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 是交易费用。人类历史中的工业化、信息化、互联网化, 都使得交易的类别繁多, 交易的困难需要用交易成本来解决。如果市场可以实现自交易, 点对点自共识, 市场任何一个金融信用都可以在自主系统中, 通过人工智能、共识算法, 根本不需要交易费用干预的情况下全部完成, 社会就实现了最低交易费用。比如今天有些银行可以实现“无人银行”, 里面没有操作员; 数据处理可用 IDC 的方法处理, 再也不需要大量的人做结构化搜索; 金融领域可以用较少的人员完成过去庞大的金融就业系统才能完成的工作量……这些交易费用节省的同时, 每个人为此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是最小的, 获得的社会收益是最大的。而这样的时代正向我们飞奔而来。

回顾一下这三点, 我们可以找到数字化时代商业向善的几

条基本路径。商业向善的第一经济逻辑: 如果我们能用无限低的成本完成生产, 便可以节省庞大的社会资源, 也可以节省人类向自然索取能量和资源, 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才是我们商业向善当中的第一经济逻辑。商业向善的第二经济逻辑: 我们把原有的成本和费用都降低后, 如果还能让最创新、最有意义的人和公司自由享受我们提供的基础设施、交易费用最低的工具和方法, 人类为此而付出的总成本、总代价一定是最低的。过去我们在第一生产领域中不强调公益, 而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 如果能把公益嵌套在第一生产领域、第一次分配中, 我们便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产逻辑, 由此生产出最庞大的产品和服务, 并可以公平、及时地分配给全社会的需求者和消费者, 同时让公益在其中散发出无处不在的光芒。

## 北京大学王宽城讲席教授、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陈春花 义利统一是企业最好的社会责任



在疫情中  
感受到数字技术的温暖

2020 年的疫情当中, 给我们感受最深的其实是数字技术的温暖。

在那样一个信息爆炸, 真假难辨的时候, 数字技术给了我们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平定下来, 清晰下来。

在物理距离隔离的情况下, 我们因为数字技术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对病毒渐渐了解, 我们能够实时看到雷神山、

火神山建设, 都是借助于数字技术。

在很多人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也正是因为数字技术, 让我们都可以在线展开自己的工作, 让生活恢复正常。我自己是从事教育的, 在那个时间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 也恰恰是因为数字技术, 让几乎所有的同学能够很好地在线学习, 获得应有的知识。

在这个时间, 我们所有人都带有一个健康码, 帮助整个社会努力去正常地运转。

这些就是数字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帮助, 每个人感同身受。

很多企业所展示的魅力和能力更值得我们去敬仰。就在武汉“封城”的时刻, 无论是腾讯、阿里巴巴、华为还是新希望, 都在当天就展开一系列驰援武汉的动作。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医务工作者成为“最美的逆行者”。

在数字技术背后, 这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在承担责任。

企业的商业价值  
和社会价值缺一不可

我自己在企业的研究中, 有一个方向是特别关注的, 那就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个主题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会发现, 由于数字技术, 企业内外责任的关联性更加凸显, 没有一个企业可以仅仅限于企业内部; 更重要的是, 你不能在外部被检验, 其中很重要的是道德因素。

在讨论企业价值的时候, 我们今天不仅仅只讨论它的商业价值, 还要特别强调它的社会价值。如果它不能够真正解决商业价值, 这个企业就没有能力存活; 如果这个企业不能够创造社会价值, 它就没有办法持续发展。

所以, 今天在评估一家公司的时候, 实际上是两个维度都需要展开:

一个维度就是它有没有业务发展的能力、客户喜欢的持续创新产品的能力、为股东提供最

好回报的能力;

另外一个维度是它还需要承担对世界的贡献, 帮助改善每一个人, 而且长期可持续。

我参与提升腾讯的企业使命和价值观时就曾思考, 当腾讯成为影响十几亿人日常生活、社交和工作的公司时, 其技术到底应用于什么方向? 可不可以旗帜鲜明地对自己提出要求? 能不能帮助改善每一个人? 能不能对整个世界做出贡献? 腾讯的“科技向善”就在这个背景下被我们确定下来。

我们在今天讨论企业社会价值的时候, 更关注的是你的总价值曲线: 你能否真正承担商业的价值, 提供好的产品; 能否真正盈利, 帮助更多人就业; 能否为股东提供回报。同时, 我们还特别在意你能否帮助所在行业发展, 能否真正与行业共生。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又对企业提一个新的期待, 你能否以与社会共生。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总的价值确定下来, 这个企业在今天才拥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我自己作为一个研究企业

的人, 在今年 2 月份接到无数电话, 很多企业不知道怎么办,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一场危机。我在最短的时间写了一本书, 叫做《危机自救: 企业逆境生存之道》。

在快速写就这本书的时候, 我访问了很多在逆境当中仍然生存的企业, 发现他们得以存活下来, 完全都是基于最朴素的责任和担当。

比如他们希望员工有工资, 希望企业不要倒闭, 让顾客能够持续获得服务, 希望能够真正通过捐赠帮助到身处疫情困境中的人和组织战胜挑战。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他们对于社会责任的理解, 而这也让他们在危机当中反而活了下来。

成为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需要做好四件事

如果我们要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模式, 我认为至少有四个关键要素。

(下转 08 版)